



男孩说，我要娶你为妻。
女孩说，你带我私奔，好不好？

三月，桃殇

march, peach of sadness
萧泊零羽 • 作品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

三月，桃殇

march, peach of sadness

萧泊零羽·作品

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三月, 桃殇/萧泊零羽著. --北京: 九州出版社,
2009.6

ISBN 978-7-5108-0103-7

I. 三… II. 萧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04032 号

三月, 桃殇

作 者 萧泊零羽 著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出 版 人 徐尚定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(100037)
发行电话 (010) 68992190/2/3/5/6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89×1194 毫米 32 开
印 张 7.5
字 数 150 千字
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0103-7
定 价 24.80 元

★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★



目 录

- 001 · 楔子
- 009 · 第一部 沉草抚妹
- 010 · [上阙]飞鸟之约
- 017 · [中阙]比翼之蝶
- 033 · [下阙]折翅之殇
- 059 · 第二部 弥目羽落
- 060 · [上阙]众里寻她
- 073 · [中阙]乱花迷人
- 086 · [下阙]多情余恨
- 105 · 第三部 柒锐冰颜
- 106 · [上阙]姻缘错
- 119 · [中阙]情意绝
- 129 · [下阙]离人歌

141 · 第四部 春申楚见	142 · 「上阙」七夕怪	158 · 「中阙」夺命谷	172 · 「下阙」披头花	187 · 第五部 嬴政阿房	188 · 「上阙」彼此牺牲	202 · 「中阙」寂寞风景	220 · 「下阙」所谓奇迹	231 · 天真是一种罪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

——后记

楔



女子是幸福的，在花瓣的坟墓里。

『1』

五月，燕国。莺飞草长。

燕国多水。燕国被水围绕，穿透，渗入。那些水就像道路般蔓延到各家各户门前，倒映着燕国的青砖白瓦。很多年以后，阿房站在无量山山顶上张望燕国，她看到整个燕国就像一只浮在水上的船，繁华而单薄。

那些水来自无量山。无量山将燕国环绕一周，没有留一点空隙。这似乎决定了燕国的命运。燕国人有种与生俱来的安全感，他们一直自以为是地生活。直到很多年后，秦国士兵流水般从无量山上一批又一批地涌进来，踏平了他们的田地，村庄，城池，烧毁了他们的王宫，杀死了他们的国王，鲜血染红了溪流和河水，他们睁大惊恐的眼睛，表情茫然地死去，依然无法相信眼前的事实。

事实上，燕国人一直生活在习惯之中。他们被生活巨大的惯性拉扯着前进，不能自拔。每天，农夫扛上锄头走向田地，士兵抱着刀剑懒洋洋地站在宫殿外的台阶上，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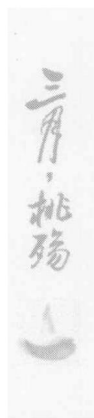
员走向一个又一个聚会，富人们就在各种娱乐场所游逛，身后跟着面容呆板的随从。天天如此。他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。正因为天天如此，所以没有人想到要去改变。他们生活在相对的祥和之中，所有人都不痛苦也不幸福。很多年以后，阿房站在无量山山顶上，那时十万秦兵均已抵达无量山顶，他们气势如虹。阿房看到燕国还处在一如既往的忙碌之中。事实上，也会有人抱怨，他们想做自己想做的事，可他们总把希望寄托在明天，因此他们总是迫于无奈地活着，忙碌着，然后哀怨地死去。当秦国的铁骑在一瞬间踏平他们的国度，整个燕国纸人般被人轻易地推倒在地时，阿房流下了眼泪。然后她听见嬴政在她身旁说，看，这就是你的燕国。你应该感到耻辱。

『2』

五月，燕国。莺飞草长。

无量山上有很多桃树。此时正是桃花凋谢的季节，山上的溪流载着一团团花瓣，流向烟雨空蒙的燕国。那流水途经众多人家门前。孩子们喜欢蹲在水边打捞花瓣，他们一边拍水一边快乐地嬉笑，他们总是赋予这些简单游戏诸多缤纷的幻想。

关于无量山，燕国人曾把它叫做花鸟山。事实上，燕人以前也不叫自己的国家为燕国，他们称自己是花鸟国人。



这听起来似乎滑稽可笑，但花鸟这个名字确实在燕国已流传很久。相传燕国曾有一种鸟，居于花中，羽毛如花瓣，周身异香扑鼻，人称花鸟。显然燕国人对花鸟有种虔诚的热爱，而且花鸟应该有某种神奇，这样才能经受住那些虔诚。据燕国民间流传的有关花鸟的各种故事版本，花鸟确有神奇之处，而且曾被一位国王极力封杀，所以现在极少见。但至于花鸟到底有何神奇，那些版本均未提及。

据说这种花鸟曾被两个人见过。是两个女子。她们一个曾是燕国的王后，倾城倾国。另一个叫阿房。

『3』

五月，燕国。莺飞草长。

这一年，阿房五岁。五岁的阿房和众多燕国女孩一样，长得玲珑剔透。她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，加上父亲母亲，一家六口人，和谐幸福。

阿房喜欢到水边玩。她似乎天生就与水有种亲近感。她很小的时候就会游水，用她父母的话说，她几乎生下来就会游水了。阿房喜欢趴在岸边，伸出手让它与水长久地接触。她还爱把黑黑的头发垂到水中，随即就会有很多小鱼来啄那些发丝，这让阿房感到神奇又有趣。她看到水中那个女孩的脸在纤细的波纹中荡漾，时隐时现。很多年后，春申曾告诉她，她的头发有种奇异的香，让人魂牵梦绕。

于是她又想到了她很小的时候，她趴在水边将头发浸入水中，有很多鱼儿被吸引过来啄食。她发现这个痴情的男子与那些执著的鱼儿有着惊人的相似。

其实阿房最喜欢的是脱掉衣裙跳到水里尽情游弋，但这显然不被父母允许，尽管她那时刚刚五岁。不过她会跑到离家很远的地方，再下水玩耍。五月的燕国，落英布满水上。小女孩对这种漂浮的花瓣充满了好奇，她的双足不停地扑腾着，两只小手像捉小鱼一样捧起几片花瓣，嗅着它们，举起它们，顶着阳光看，含到嘴里咀嚼。她追逐着一堆又一堆的花瓣，快乐地游了很久，仿佛她天生就生活在水里一样。后来她有点累了，就游到岸上休息。她发现自己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。这儿有一片片的稻田，远处有几个农夫在田中忙碌。近处是一片水洼，一个小男孩正弯着腰不停地在泥水中摸着什么。女孩轻轻地走过去，白皙的小腿上很快沾满了泥巴。她走得很轻，她只是想看看男孩到底在干什么。可是男孩很快发现了她。

站住。男孩说，你不要过来，你会把它们吓跑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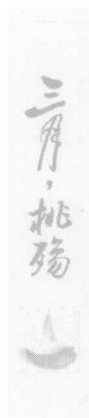
好，我不过去。女孩说，你告诉我你在干什么。

捉泥鳅。男孩冲她眨眨眼睛，神秘地说，这儿有好多泥鳅，它们都很狡猾，可还是被我捉到了。

你教我好不好？女孩说，我帮你捉。

男孩想了想，说，好吧，不过你以后得听我的。

好，我听你的。



男孩弯下腰给女孩示范，他背对着女孩。女孩注意到男孩屁股上涂了两大块泥巴，在她前面一晃一晃的，滑稽极了。多年之后，阿房回忆起这个场景仍会羞赧地微笑起来。那是她和春申的第一次见面，美丽得不可思议。

『4』

6

薄暮时分，淡淡的雾气开始在水面上缭绕。远处的农夫已陆续回去了。一些水鸟扑棱棱地飞向岸边的芦苇丛。他们捉了不少泥鳅，男孩把它们分成两串，一串留给自己，一串递给女孩，说，给，这是你的。拿着它回家吧。女孩接过泥鳅，环顾四周，发现已找不到回家的路。她的眼泪很快流了出来。

你别哭，男孩说，你告诉我你刚才是从哪儿来的。

女孩指了指对岸。

他们游到对岸。男孩问，你又从哪儿到这儿来的？

女孩四处张望了一下，叫道，快看，我的衣服在那儿呢，我就是从那边来的。

衣服？你穿的？男孩迷惑地说，可我从来不穿衣服的。然后他拉着女孩顺着水岸奔跑起来。快一点，天要黑啦！女孩大声尖叫起来，她从来没跑这么快过。她看见他们的影子在水中快速地移动，鱼一般，一只像黑土块，一只像粉白的桃花。

到了家门口他们停了下来。男孩说，你进去吧，我要回家了。

女孩说，你陪我进去好不好？我把衣服弄丢了，爹会骂我的。

男孩想了想，说，好吧。我可以告诉他我从来不穿衣服的。

他们走进去，发现里面已乱作一团。阿房的母亲坐在地上，哭得如同泪人。父亲来回踱着步子，一言不发，面容憔悴而愤怒。还有许多阿房不认识的人，他们一边抚慰阿房的父母一边议论，他们使场面更加混乱不堪。

阿房的大哥沉草平躺在床上，他的面容苍白如纸。阿房的姐姐羽落坐在他身旁，泪水满面。阿房和春申待在那里，他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。这两个孩子傻傻地站在门口，他们无辜地张望着这些悲伤的人们，觉得他们离自己很遥远。

直到很多年后，阿房逐渐明白，为什么她的大哥沉草执意要离开这个世界。那年他才十五岁。他将自己浸入水中，当浮上来时他已经永远地离开。没有丝毫留恋。

第一部

沉草抚妹



[上阙] 飞鸟之约

「1」

燕国的秋天非常美丽。无量山上的枫叶最先红尽，然后层层浸染，使整个燕国都处在红色的包围之中，犹如一片绯红的霞彩。在这红色之下，是澄明的秋水。那些水一到秋天就会是一种特别的蓝色，很冰冷的那种蓝，让人徒生寒意。

水很清，可以清晰地看到它漫过的枯草，在水底苍白地舞动。一群又一群的鱼在流水中穿梭，迅速又悠闲。也会有鸟飞过，它们飞得很快，所以在水中的倒影也不会持久。

沉草在水边已经待了很久。他望着水中的自己，那个身着白袍的燕国少年，面孔帅气而又有几分童真，直直地

站在水底凝视着他。如果现在是我站在水底，然后向岸上看，我看到的又会是什么呢？沉草饶有兴趣地思考着这个问题，然后他发现抚妹正在后面悄悄向自己靠近。他知道她又要捂他的眼睛了，这个小傻瓜，他暗笑，她根本没有发现自己笨拙的偷袭行为已在水中暴露无遗。他发现她此时的表情调皮又妩媚，有种别样的美丽。女孩伸出的双手正在缓缓靠拢，她的偷袭行将结束。男孩猛地转过身，一下子把女孩抱在怀中。女孩尖叫了一声，被男孩轻轻堵住了嘴巴，别出声，他说，快过来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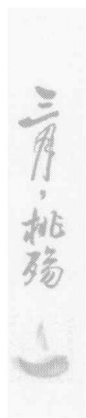
他们看见那些鱼在水中自由自在地游，当鸟群飞过，鸟群和鱼群便在水中奇妙地重叠，让人分辨不出是鸟在水中，还是鱼在空中。

水里真是个好地方。女孩感慨说，真希望我们也能住在那里面。

好啊，男孩说，可是，你想做一只鱼，还是做一只鸟呢？

女孩眨了眨乌亮的眼睛，坚定地说，我想做一只鸟，想飞多远就飞多远，想飞多高就飞多高。——你呢？你想做什么呢？

我也想做一只鸟。男孩说，我想飞到无量山山顶上，看看那边到底有什么。



好，我们一起飞。女孩站起来伸开双臂，扭动着身体学鸟飞的姿势。她说，我们就这样飞呀飞呀飞呀，一下子就飞上无量山啦。

男孩走过去从后面抱住了女孩的腰，他感到女孩的身体很柔软。女孩转过身抱着男孩，把头靠在男孩的肩上，她听见男孩的呼吸很急促。

男孩说，抚妹，我要娶你为妻。

12

『2』

很小的时候，抚妹就在一堵高大的围墙下生活。那堵墙就像一座山一样横亘在她幼小的心头。而她觉得它更像自己的父亲。她觉得自己的父亲就像一面高墙一样，严厉，冷酷，面无表情而难以逾越。通常情况下，是她一个人在高墙下游戏，玩耍，快乐或悲伤，而这一切似乎都与别人无关。虽然她的周围有很多男女老少的仆人在关注着她，但是关注和关怀还是不一样的，大家只是在用一种冷漠的态度监护着她的成长，却并不愿意走进她的内心。所以这个女孩的童年有着那种连她自己都无法明了的寂寞。

在抚妹两岁的时候，她的母亲就离开了她。这个结论就像一个生硬的樱桃核，很早就卡在抚妹的记忆里。你娘